

第一場討論（二）

【林慶勳】 謝謝一之瀨教授，這是一篇從科學的見地來討論輻射線污染問題的發現。現在我們開始接受問題，想提問的人請舉手。

【福岡聡（東京大學C O E 研究員）】 我是東京大學研究員的福岡。竹內教授提到目前日本正面臨震災和核能災害的危機，若要改變此現況，不能只靠理性的行動，還須要超越理性的智慧與感受性。我認為一之瀨教授是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，我的問題是，從這個立場來面對日本現況的話，須要何種思考方式與態度呢？

【一之瀨正樹】 簡單回答，我這邊並沒有要提出一個即效性的對策想法，我只是盡可能提出一個有效且具可能性的做法。長期來講，有兩個可能性。第一是廢止目前所有的核能發電，目前已有很多日本人在參與廢核活動，但這需要一點時間，若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，這也不是不可能。尋找提供電力或能源的這條路，可能要花好幾十年時間。第二是維持現有的核能發電，但要提高安全基準、增加防災的技術。

哪一個比較好？現階段我也不曉得，最後還是得由政府決定，但理論上有這兩種方向可行。目前日本人在心理上比較無法接受第二個，但若理性地思考，人類可以尋找第二個方向的可能性。不過就我個人現在的感覺，盡可能的話，還是希望朝脫離核能發電的方向走。

【林慶勳】 還有其他問題嗎？

【Erik Schicketanz（東京大學C O E 研究員）】 這次的大震災確實是日本未曾遭遇過的災害，您在發表中也稍微提到俄羅斯的車諾比事故。日本在今後採取的方針或方向性上，從車諾比事故是否能得到一些具體的想法？還是說車諾比事故與這次事故大不相同，所以沒有任何具體的經驗可以汲取的呢？希望能聽到一些您的看法。

【一之瀨正樹】 你說的沒錯，福島之前的車諾比事故非常有參考價值，雖然和此次事故有所不同，但亦有相同之處。車諾比事故的詳情，有政治因素牽涉在內，所以到目前為止仍有許多不明之處。而且這只不過是二十五年前的事，光二十五年是無法完全掌握的。況且今後在車諾比會發生什麼事也不曉得。

因此如果從長期的眼光來看，福島與車諾比的事務雖然有些不同，卻是同時在發生的兩件事。關於這兩個事故，若從五十、一百年來思考的話，其對癌症併發、遺傳或生態系的影響等，都還是未知數。

雖說如此，若將車諾比事故做為借鑑，將可以得到許多知識和經驗。其實全世界都有核能發電廠，都有可能發生核災。昨天我聽說台灣也有四間核能發電廠。我們日本人，特別是住在東日本的人，事實上已處在輻射污染當中。避難到國外又另當別論，只要住在日本，一時間就無法脫離輻射污染，因此只能面對現實接受它，並為下一個世代的人提供寶貴的資料。我想我們只能以這樣的心情過下去。當然針對人為因素的事故非得追究責任不可，並盡可能地提出對策避免受到輻射的污染。震災既然已經發生，只好接受事實，我希望我們能以積極、樂觀的態度來面對、摸索它。

【林慶勳】 好，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先到這裡，還有問題可以等到綜合討論的時間。今天竹內與一之瀨教授發表的論文，討論的共同焦點，比較偏重在日本311之後所造成的各種問題。

個人最近拜訪一個年紀大概七十多歲的長者，他告訴我，雖然他在東京，但地震過後，因為覺得一生有經歷過這一次，所以覺得心理上很安定。新聞、媒體、報紙上每天都在公告，諸如輻射量沒超過所以不會怎樣的訊息，可是我可以感覺到東京的年輕人其實是很害怕的。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年輕人在心理上，和年紀大是不是不一樣的？那在最後提出這個問題讓大家思考，這場很感謝竹內和一之瀨教授、幾位翻譯、提問人，我們這場就在這裡結束。